

文艺评论

《甬商,1938》:取舍之间戏中戏

张晓娟

“宁波帮”或称甬商,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商人群体之一。相对在社会历史转型中式微的徽商、晋商而言,甬商顺应潮流、生生不息,是真正通达海、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中国商帮的杰出代表。甬商参与并创造历史,也鲜明地体现在他们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家国情怀与道义担当。二十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甬商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积极募捐,救治伤员,收容难民,抵制日货,捍卫国家经济权益,西迁保存民族工业。宁波市话剧团今年3月首演的话剧《甬商,1938》,正是以甬商西迁救国历史为题材的一部舞台新作。

戏剧主人公孟海生在当年远东第一俱乐部的上海“大世界”登场,他一掷千金,头牌歌女牡丹遂成了孟夫人。莺歌艳舞、灯红酒绿很快就转场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对于“我就是半个上海滩”的孟海生,上海是去还是留,成为必须作出取舍的两难选择。去,意味着自己打拼半辈子的事业付诸东流;留,则难逃向日寇输诚的屈辱。这不仅是他的个人难题,作为四明商会会长,孟海生何去何从,还将示范于上海滩的宁波商帮!

《甬商,1938》围绕义利之取舍,通过探索人物内心世界跌宕起伏的流动变化,实现了从剧情戏到心理戏的深化。首先是孟海生在商言商、苦心周旋的阶段。作为火柴大王,孟海生的日用品生意离不开上海市场,起初他试图避乱于英租界,通过转股给英国人,既保全自己的产业,又免于和日本人苟且。这符合他精明练达的商人本性。不过,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眼里,那

份转股协议只是一张随手就被撕毁的废纸罢了。严酷环境逼迫他暗中布局,决心将火柴厂设备运往重庆,试图到大后方东山再起。这是剧情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主人公退进一步的居利思义。但是,为了不让化工厂设备落入敌手,他的朋友、他最信任的助手相继被残杀,夫人牡丹也被扣为人质。孟海生痛定思痛,决定舍利取义。他的船驶出了上海滩,但装载的不是自己的家业,而是救国救民的生产军火原料的化工设备。昔日的火柴大王最终在嘉陵江边一贫如洗,却铿锵有力地表白:“何为买卖,在我孟海生看来,买卖就是取舍,舍了本钱取了利润,这生意就算成了。我在上海滩做的最后一笔买卖,就是舍了我的火柴厂,取了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取了一个生意人的担当,取了一个问心无愧。这买卖我做值得!”

从在商言商到居利思义,再到舍利取义,《甬商,1938》的义利之辩,避免了图解与说教。戏剧设身处地地将人物置于历史化情境,以情感体验方式展开价值抉择的过程,同时又将情感体验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的价值。一部有意义的、动人的历史剧由此完成。

耐人寻味的是,《甬商,1938》并非单线展开,它是一部以“戏中戏”方式结构的双声部戏剧。“甬商,1938”的故事讲述与心理探索,是当下某话剧团排练表演的对象。与民族危亡时局中一代甬商的铁肩担道义相交织,是剧团排练过程中的一地鸡毛、啼笑皆非。这是一个连续两个月发不出工资濒临倒闭的剧团,从导演到演员,在排练过程中呈现了种种“心不在焉”。剧团团长四处讨好求包场却

一无所获,他甚至瞒着演员们计划把剧院改为培训中心。

戏中戏是一种常见的戏剧结构手法。《哈姆雷特》“伶人进宫献艺”一场广为人知。“贡扎果之死”的表演,暗示了国王克劳狄斯“弑兄篡位”的罪行,有机融入剧情并推动剧情发展。这里的戏与戏中之戏,是归与属、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甬商,1938》显然与之不同。它的双线并置布局,形式上更接近《暗恋桃花源》。在赖声川的舞台上,呈现两个剧团排戏的戏。但两个剧团彼此干扰、互相侵入,于是又构成两个剧团都不能顺利排戏的戏。而他们所排之戏——现代“暗恋”是浪漫感伤的悲剧,书写难以直面、不忍回忆却又无法忘却的生离;古代“桃花源”是世俗粗鄙的荒诞悲喜剧,表现死别也无可逃离的尴尬。“暗恋”一次次被“桃花源”闯入,是世俗对纯情浪漫的闯入;“桃花源”不断被“暗恋”打断,是世俗中入俗与超俗的双重的不可能。“暗恋”与“桃花源”的互相拆解、嘲弄,以及彼此映照,构成雅俗混搭、笑啼交集的和声重奏。当然,《甬商,1938》的两条线索,并非等量齐观的平行关系,甬商历史剧的主调地位不容争辩。该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不是彼此拆解、撕裂,而是现代戏在保持自我独立价值诉求的前提下以“犹离神合”的方式服务于历史剧的精神表达。具体而言,其中的功能关系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从戏剧呈现的角度看,现代戏与历史剧之间,营造了戏剧吞吐收放的节奏感。如前所述,孟海生的去留抉择,在写实剧有限集中的时空中,难以外化为复杂的剧

情。因此,每一次现代剧团的排演本身,借用几乎专属于哈姆雷特的戏剧概念来描述,就是构成孟海生内心发展变化与现实行动的延宕。孟海生每到濒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就会被剧团的排练打断,而剧团的排练本身又是尴尬迭出,每当难以继时,孟海生新的可能性又将其取代。两个戏彼此吞吐出入,互相收放开合,增强了观剧期待,极大地拓展、丰富了戏剧表演与接受的心理空间。

其二,从戏剧主题传达来说,现代戏在强化历史剧之历史感的同时,也实现了戏剧意蕴的汇合。剧中讲述(排演)本身的呈现,对观众而言构成一种观剧引导,是虚拟的拟真代入。其剧场效果是,全体演员与观众汇聚成一个整体,共同从当下出发,进入民族危亡、风云际会的时空,进入甬商的历史境遇。每一次“出戏”现代,都是为更进一步“入戏”历史作铺垫和酝酿。虽然举步维艰,剧团上下最终将戏剧排练到底,坚守自己的舞台梦想,这又何尝不是致敬“甬商,1938”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让《甬商,1938》实现了从剧情戏到心理剧的深化,而复合时空的戏剧双声部,则使之具有了心理情景剧的意味。历史与现实的穿梭,及其所带来的双向精神往返与思绪纷飞离合,以及戏里戏外的敬畏与困惑,都映现年轻的剧团,年轻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们艺术创新的勇气与智慧。艺术的探索永远在路上,这正如剧中人的独白,经历峰峦叠嶂,方可见海定波宁。

(本文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

越剧流派的逐渐消亡,在业内早已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笔者近期陆续观看了几场正在举行的“越美中华”青年越剧演员比赛,对此又有了一些不甚成熟的思考。

这次“越美中华”比赛,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包括宁波、余姚的小百花剧团都有选手参赛。光看初赛,就觉得年轻演员的唱腔距离越剧宗师或者说与越剧宗师们开山立派的“流派”非常遥远了。戏曲艺术最怕“人亡艺绝”,别的事情或可亡羊补牢,流派传人一旦断层,就永难接续了。

越剧共有十三大流派,风格各异,春色满园。看此次比赛晋级演员的流派分布,已出现严重失衡现象。如著名小生流派陆锦花的流派,初赛五位选手,全部淘汰。花旦张云霞的张派,基本“绝迹江湖”。竺水招的竺派和一些老生、老旦流派,也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再看那些主流流派,虽有不少人演唱,然鲜有出类拔萃者。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越剧界也举办过类似比赛,当时各流派皆有优秀演员脱颖而出,她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越剧黄金一代”。她们时运不错,得到过宗师们亲自教导,加之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所以能原汁原味地完成传承任务。

此曲有意传人稀  
——越剧流派逐渐消亡之忧

冷枫

讲好故事,再说道理

——观《哪吒之魔童降世》

易其洋

哪吒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神话人物,这位以娃娃模样登场的神武少年,经过《三教搜神大全》《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多部古典文学作品的演绎,艺术形象日趋饱满。但凡看过古龙武侠小说《绝代双骄》、了解双胞胎兄弟江小鱼和花无缺故事的人,对新版哪吒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情节安排,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哪吒由人所生,却是魔丸投胎,背负着“原罪”。他的朋友——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同样是妖,遭受歧视。因为人们的偏见,哪吒和敖丙纵然本事再大,仍是低人一等。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哪吒之魔童降世》剧情,它就是由歧视和偏见引发的两个年轻人“逆天而行”的成长故事。

因缘际会,哪吒和敖丙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生日那天,哪吒专门邀请了“唯一的朋友”敖丙,去敖丙的师父申公豹和龙王却想借机杀死哪吒,让敖丙名正言顺地成为苍生拯救者,封神登天。生死之际,两难关头,敖丙和哪吒将作出

如何抉择?

《哪吒之魔童降世》对哪吒故事进行了颠覆:敖丙没有听从师命、父命去滥杀无辜,哪吒则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的豪言,两人联手顶天雷,逆天改命。

敖丙和哪吒,一个灵珠一个魔丸,虽正邪天定,但两人都选择了“一心向善”。动画片多半是拍给孩子看的,而正义和善良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一个人从善还是作恶,在于内心的选择,爱可以超越一切;人生苦短,朋友和友谊比利益和权位更值得珍视;人的成长,不仅是年岁的变大,更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养成。同理,动画电影好看与否,不仅仅在于画面的精美,更在于故事所蕴含的情感和价值取向。

人们总从一个好故事中找到自己,或者深入故事人物内心,去体验他的情感。许多人看电影一旦“看进去了”,就会产生“共情”和“代入感”。电影一开始,笔者看到哪吒烟熏妆、恶煞相,心生几分不

适。但待慢慢“看进去”后,发现故事前有铺垫,后有交代,虽不能说想象奇特、情节跌宕,但令人惊喜、感动、思索之处频频出现。剧情的起承转合也可谓自然流畅,除了申公豹认同敖丙“违背师命”等个别细节略显“轻率”,全剧几乎没有让人“出戏”的时候。

《哪吒之魔童降世》有不少情节,让人产生强烈共鸣。比如李靖夫妇对“问题儿子”哪吒的不离不弃,东海龙王对敖丙“望子成龙,拯救家族”的厚望,以及“你是谁,由你自己说了算”的青年成才观等等,都很有“当下感”。情节慢慢推进,情感层层累积,观众随着剧中人物悲喜流泪。而每当“动之以情”之时,导演适时地“晓之以理”:关乎成长、关乎教育、关乎家庭、关乎命运、关乎友谊、关乎生死、关乎取舍……一切水到渠成,让人欣然接受。

这些年,出现了《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白蛇:缘起》等一批国产动画电影,画面日趋精美,而且有了几分“中国风

格”,但讲不顺、讲不好故事的“硬伤”依然存在。笔者看了《哪吒之魔童降世》想到,讲不好故事,可能正是有些导演太想讲好故事,把故事想得太过繁杂,反倒弄得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导演饺子的厉害之处在于,《哪吒之魔童降世》虽然故事简单,但一步接着一步,几乎没有“走差走错”。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明眼人不难看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框架、主题诉求、人物设定及造型等,都有好莱坞动画和日本动漫的影子,并不特别“中国”。笔者认为这并不丢人,就像当年别人赞赏和学习我们的《三个和尚》《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今日我们技不如人,在模仿学习中寻求突破又有何妨?

《山海经》《封神演义》《西游记》等文学作品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个神奇、独特的“神话世界”,这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富矿。国产动画的人物造型能否从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水墨人物、京剧脸谱中不就有“独步天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看到《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节节攀升,我们除了感谢那些默默坚守、潜心创作的“良心电影人”,还应该为买票进影院并充当“自来水”的观众点赞。

这些年,史凤凰由风光摄影转向以人像摄影为主,而我,也由常写些豆腐干文章转成以人物纪实和小说为主。我们都越来越注重选题的内涵和意义,渴望为我们身边的人和物,为这个城市留下一些印记。不知谁说过,摄影和文字,其实都是文明的印记。

因为走得近了,我的心目中就有了两个凤凰。一个凤凰,修长的个儿,梳着长长的麻花辫,戴着漂亮的帽子,总是憧憬着诗和远方,一不小心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在微信和博客中“晒”上另一片蓝天下人们的生活图景,另外的只言片语也是俏皮、机智。另一个凤凰手持着柴米油盐,常常在厨房间大汗淋漓,然后为家人奉上一桌美食。她家院子里,蔬菜青菜郁郁葱葱,那只猫和那只狗也因为主人的精心饲养而神态气闲、仪态雍容。除了摄影,凤凰眼下又学了绘画,她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用。

凤凰的微信和QQ名叫“风兮”,她常在自己拍摄的图片中打上“风兮风兮行行摄摄”的字样。这个脚步如风的女子,将继续一路跋涉,一路拍摄,一路寻梦。

风兮风兮 行行摄摄

赵淑萍

继摄影集《流年碎影》出版后,马达加斯加风情摄影展又让史凤凰火了一把。最初是在月湖大方岳群的群星展厅展出,后又到市图书馆、达理书店接力,接下去听说还将去一些乡村文化礼堂巡展。

史凤凰飞赴马达加斯加拍摄的照片,我在微信和博客中已见过一部分。那些风光、动物、人像,展示了一个神秘而多彩的非洲岛国——湍急的河流、浪漫的海滩、嶙峋的怪石、苍莽的原始丛林、奇特的风土人情……这次展览以风光和人像为主。放大后的图片,尤其是人像,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目光纯净的孩子、披着头巾的少女、皱纹沟壑纵横的老人、头顶各种器物的汉子……史凤凰记录一幕幕让人瞬间心软的温馨场面:慈爱的母亲轻拍着熟睡的爱儿;小伙伴们兴致勃勃地在沙地上玩藤条做成的

“足球”;一场婚礼就要举行,全村出动,欢乐的人们挥臂欢呼……

马达加斯加被称为“被时间遗忘的孤岛”,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年代。它是每一位摄影家向往的地方。尽管贫困落后,但图片中的人们开朗、阳光。面对陌生人的“长枪短炮”,他们举止自然、面容亲切。这使我相信,人类不管肤色如何、所处何地,那份向上、向美、向善之心都是一样的。面对这些图片,我甚至觉得所谓的色彩、构图、视觉冲击力等等摄影术语,都是多余的,人类的原始美感和友善表情足以打动人心。

我和凤凰的交往是因为摄影。最初,她加我QQ,把风光图片发给我,问我是否可以配诗。我也喜欢她的作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后来我为报刊撰写人物小传,常邀请她为我的写作对象拍照,她总是二话不说。记得,我在茶室采访甬

剧名家沃幸康老师,他说手头没有近照,我一个电话打去,凤凰放下手头的事,匆匆赶来了,然后在月湖盛园取景拍摄。痴迷文史研究的戴松岳老师一拍照就浑身不自在,那天凤凰煞费苦心,在办公室观察了好久,最后选定以书柜为背景,照片出来了,戴老师非常满意。还有她镜头中的老画家李美唐老师,身着唐装,豪放洒脱,气度尽显。“风云四号”总设计师董瑶海先生来甬,我们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进行采访、拍摄,最后,她拍出了科学家阳光朝气的一面。

凤凰常常开着那辆红色Smart,带我去古村落寻访,并手把手教我手机摄影。“拍不出好作品,是因为你走得还不够近。”我想她说的这个“近”,不单是指空间距离,恐怕还是一种心灵感应。只有近了,你才能发现事物的细节和实质。

题饰:金雅男

